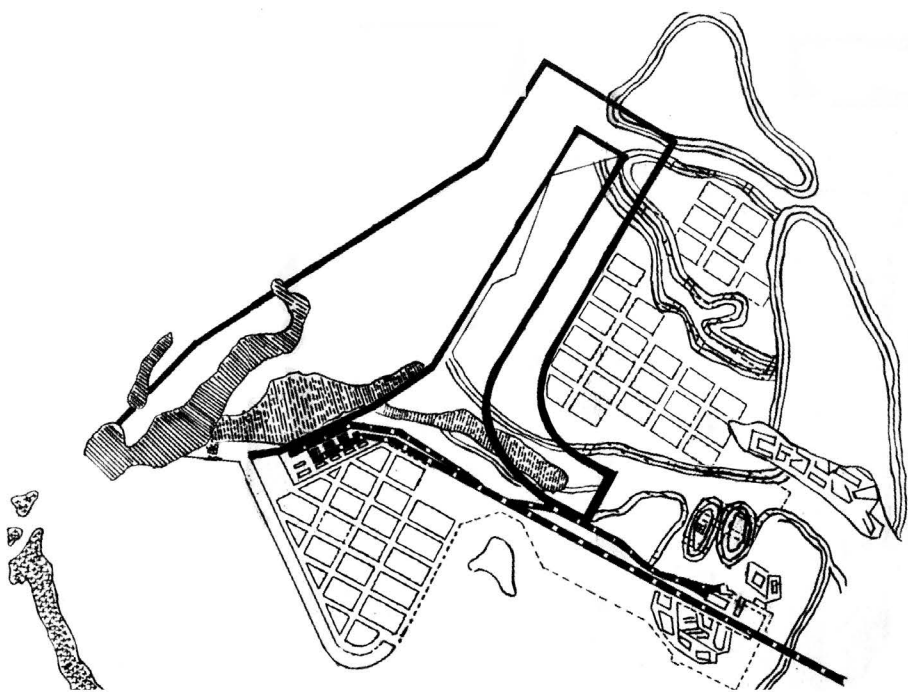


高雄獎



高雄獎作品

路竹洪小姐

洪明道

洪明道



／作者簡介／

路竹人台北讀冊，身分認同台南甲，台灣大學畢業，提早退役夢想起飛，現於病院寫病歷當做例寫作。曾獲聯合文藝營小說首獎、快龍乙隻、GC魔法少女獎。受秘密讀者、攻殼機動隊、台語歌滋養。不想只能旁觀他人和自己的痛苦，要用一世人來做趕蒼蠅的人。讓盟盟不要再糟蹋，讓我們不用在自己土地上流離，讓熟悉台語的失語一代有作品可以看，也希望客語、原住民族各族語亦如此。至於目標嘛，沒有找什麼，私照內洽。

／得獎感言／

若欲寫高雄，若像怎麼閃都閃不過二二八、失語、工業和遷徙留下來的餘波和人的特性。看看現在，好像在交叉點上，舊的要走了，新的會來嗎？阮會當講自己的話嗎？願大溝頂、果菜市場的人平安，願阮有那瑪夏人的韌性、後勁人的毅力、美濃人的勇敢。

透中晝。輪胎留下印痕，點仔膠黏著幾隻蒼蠅。

牠們聞見地上的大便，一時興起跑去吸吮，就黏在上頭了。

「掛號，路竹洪小姐……」郵差大喊。

延平路 57 號。

延平路 57 號！

府城和鳳山城半途的一個古老街庄，單線道兩旁的商行、米店並肩排隊。一家一家的種子農藥行生意沒有想像中那麼冷清，種田的人不多了，但仍然有人上門，若以前一樣。

整條街上看民視的阿嬤、曝衣的阿母、滑手機的妹子都探出頭，她們都是洪小姐，卻遲遲不見信件的主人。

「喂……喂喂，洪小姐！」

洪小姐直面映像管電視，電視框裡有一座層板搭的那卡西舞台，了無變化的水晶球慢速迴旋。

是叫做東南西北的地方台，邀請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姊妹 callin 來作伴。來自台南的劉小姐身穿菜市牡丹大花布，頭燙寶島曼波大卷髮，扭臀緩緩步上用雲彩紙剪的「為你來唱歌」布景。珍珠在 spotlight 底下閃閃發光，她拉了一下頸鏈，清了清喉嚨。

「今仔日欲來唱這首，Radio 的點歌心情……」黃色楷體如是說。

洪小姐怕吵到暈中晝的阿爸，搬了一個小垃圾桶在客廳慢慢磨自己的指甲。桃紅色的夜市塑膠桶張著嘴巴眼看研磨的碎屑將掉下來。塑膠袋被碰到，顫抖了一下。

她不時抬頭看螢幕，同步律動，和劉小姐重新連線一起搖擺。

「你甘有咧聽，這個人的……」螢幕上字字被挖空，留下的米飯白，桃紅胭脂逐步吃食那一口一口的飯。

郵差拍打鋁門窗，聲聲催促聲聲喚洪小姐。整條街的洪小姐都有些心驚，有人打在自家的門上。

是一棟老透天了，鐵捲門、灰騎樓、白石柱、大理石壁面，大哥、大姊、二姊、小妹、阿弟，一張一張的全家福婚紗照都以此為布景。洪小姐家世不差，祖父母有幾甲田地租人種作，儉了些錢讓阿爸去讀日本冊。再返來的時候，已是新時代，新時代，於是在此造新厝。那時候是自己募工人找材料起造的，阿爸相當前衛，面道路的那一側只用落地玻璃門。晚飯後散步經過，可以很輕易的瞥見洪小姐和她爸一起看的八點檔。但郵差先生只能看著洪小姐磨指甲，在門廊三讀宣布到郵局招領。

歌畢，觀眾起身鼓掌，啪啪啪，每一下打的都是落空的爆米香，洪小姐正好現此時轉頭過去……

現在整條街都知道洪小姐有祕密信件。

收到信後洪小姐沒有遲疑太久，就牽著她的小五十走出騎樓。以前很時行用歐都邁當嫁妝，這台某種程度也算是她的嫁妝，阿爸先買給她希望能帶到她未來的姪婿那邊。小五十方便輕巧，不用考照，踩中柱不用男子幫忙出力，籃子

足夠裝她和阿爸兩人份的菜。除了噴漆褪色、引擎運轉聲大了些，鍍金依然整齊齊沒有一點凹痕。

阿爸早上五點就會起去，坐佇董事長椅靠在他的大木桌桌沿翻看公文和權狀，所以晷晷特別沉穩。

洪小姐很少騎往火車站去，所以手拏得有些搖晃。一拐一拐的龍頭會經過老診所、金香行、棺木店，還有一段有地攤的舊集市，接到日本人開鑿的那條產業道路直直行，之前發草生蚊的空地現在搭起鐵皮做大型超市。然後來到一個近九十度的大轉彎，把方向都搞得東倒西歪，就可看到踞在彎道中央的火車站。

拋光磨石子地板，挑高素面廊柱，平平的水泥屋頂上掛藍白的燈箱，就是一座車站了。兩根石柱跨開，形成一道吸收電子時鐘的玄關。洪小姐對這座門記得清楚，上一次來搭車也是這樣的，已有油漆剝落，已是無比華麗。

但她並不是沒有準備。自那一天起，她就每天喃喃複誦，看著化妝鏡裡自己的嘴唇，想想螢幕中標準國語主播的嘴唇，比對那兩片紅肉如何優雅的蠕動。

仍然是「多遠、多遠」。

那一日，老透天的玻璃門沒有關，只闔上紗門，南國的冬日不是太冷，日頭把風加溫了再送進來。陽光透過電火柱怏怏躺在洪小姐的腿上，只有庭院的香蕉樹淒淒簇簇。

地板上的網格出現人影。洪小姐抬起頭，望見一名黝黑的男子。走近一看，沒有想像中黑，大概是背光的關係。他手裡

抓著一份報紙，背後背登山包，身形在枯瘦的村落可以被稱作魁梧的了。

洪小姐打開紗門，開出肩膀一樣闊的開口。男子只花了三分鐘就說到重點，不傷手、純天然、溫和中性、美好的洗碗經驗。洪小姐點點頭，意思是你可以繼續說下去。

電視機剛好撥完一首歌。

「啥物貨？」

洪小姐那天穿一件米黃色有領的POLO衫，顏色和那台亮麗而老舊的小五十一樣。

他對洪小姐微笑，低下腰，像一架籃球框那樣，遞上一小包試用品。

「啊嗚呦，辣辣。」

洪小姐意思是很熱，請他進來坐，喝個白水。怪不得《春琴抄》裡寫：盲人看起來則像智者，而聾者看起來像愚人。

洪小姐往後了一步，又往前半步，接下那包試用洗碗精。冬日的太陽還是折磨人的，尤其當你沿著先人的古路走過隔著稻田和工廠的村庄，路途中沒有任何高過一人的影子。停機車的斜坡上還有人在曬白菜花，一朵一朵像星星一樣散著。他走完一條路，洗碗精還是同樣重。

男子從耳後拿下一個像貝殼的東西，他把那朵貝殼放在入門的桌子上。

他似乎很少進到別人家裡，忍不住東張西望的看厝內的電扇、木桌，把周遭看熟了一遍才停了下來。

那天洪小姐也只是和推銷員用紙筆對談了一個多小時。洪小姐的筆都是競選期間發的，上面印有台灣向前行、正道理性、益國益世等等。她撕下日曆上已經過去的日子，在那些日子背面一下橫一下直的胡亂寫胡亂問，賣這個累嗎？一包多少元？

好用嗎？怎麼這樣貴？

推銷員寫說這邊的歐巴桑精打細算，看到試用包很是開心，但是抱歉她們都用白熊。更多的是沒人在，他往裡頭叫了五聲，如果沒聲沒響，就繼續往下一戶去。他懷疑有一些早是沒人住的空屋。

小時候我大弟破病，我聽不見。

和你有關？

家裡附近有警察，大弟不能看醫生。洪小姐向窗外指，那裡是倒掉的柑仔店，早已沒有人。

什麼人做錯事？

我也不知道。

我背大弟去台南看醫生，偷偷。然後去到台南我也發燒，一樣的病。

這就是為什麼洪小姐下巴抵在窗口，拚命往裡頭說「多遠、多遠」。她用嘴巴對著那片壓克力的缺口，發出大於買票這樣溫吞的動作應有的音量，後方列隊的旅客也都聽見了，但沒人靠過來說我知道她要去哪裡。她每說完一句話後又低

頭縮下巴，露出眼睛來看裡頭的人的唇。

車站站務員是住在村尾的洪喜郎，從二十五歲考上台鐵專員以來就獨占廂房至今。洪小姐覺得那裡是蜘蛛洞、夜婆巢。他聽見額頭叩到石桌發出的空心聲響，接著露出一隻眼，魚尾的波紋淺淺的，眼睛裡反射出洪喜郎肩後的燈泡。哎呀那不是路竹洪小姐嗎？他坐在這裡，同時也意味著自己是村裡的核心，是那些真正住在村裡的人，他幾乎認識所有人，就算是那些一生只搭一兩次火車的他也記得。早晨通勤時間，他知道誰背著南一中、雄中的背包，他向他們打招呼，敖早、敖早，去上課啊。這裡人的以無須多說的話來打招呼，例如天氣或重播的新聞，卻在背後加一句「你甘知影？」。通勤的高中生裡面有一半後來不再搭火車了，另一半帶著孩子興奮的來車站看火車，放任孩子在大廳奔跑，自己則像少年通勤時在塑膠椅上睡覺。洪喜郎對他們說：你們怎麼還在這裡。

這可新奇了，洪小姐來搭車。洪喜郎要記下來，下班後在一桌的番茄炒蛋和醃肉前同妻子說。

即使速度不快，隊伍的人龍仍然累積起來。一旁的自動售票機乏人問津，有人提著菜籃，還有幾個穿戴叭哩叭哩的外勞仔。單一窗口的洪喜郎被逼得需要處理搭搭的踏腳聲。他請洪小姐到後面等一下，洪小姐唉了一口氣。

出售了幾張到高雄的區間之後，他回到積滿資料夾和滾輪椅的方桌後面，攤開一張台灣省地圖走出廂房。「要去哪裡！」洪喜郎聲音不自覺的和洪小姐同調起來。洪小姐拿下

眼鏡，眼睛像路貓一樣眯成一條縫。

要去桃園。終於懂了。但區間頂多跑彰化屏東，小車站每兩三小時才有一班莒光。等車這段期間讓洪小姐有各種理由退縮。她把票根收進皮夾裡。可是這不是區間小票，是大張的。她不敢摺票，只把票平放到鈔票夾裡，又因為不敢摺疊皮夾所以決定不放進口袋。

車站後頭是一間飼料廠，飼料塔少說十層樓高，是村落的天際線，洪小姐曾經想爬上這座高樓大廈去看看。綠色的塔上印有彌勒佛商標，他的耳垂和鼻子一樣大，對著車站來去的人笑。遠遠看到的那些田地，一度有許多人把它們改成雞舍，為的是賣雞肉而不是雞蛋，雞多雞屎就多，吃雞屎的蟲也必定跟著多起來。年少時洪小姐參與過那些臭味繁忙的季節，一季一季都不同而鮮活，令人作嘔得多采多姿。她在飼料廠裡遇到清波仔，他曾經註記在洪小姐的身分證上。

註記完之後，他們住過高雄、台中，最遠跑到板橋。他們翻報紙上面的工作欄，租車站附近旅社倒掉改裝的便宜房間。

最後還是回到老透天來，空蕩蕩的厝以前不知怎麼擠得下阿爸阿母和六個兄弟姊妹，蒼蠅在紗窗上扭動肥厚的唇瓣，兩片紅肉好像在咀嚼好像在說話。她躺在自己的榻榻米房裡，扭動下半身子，把所有的懊悔和鬱熱都憋進去。上衣被電風扇吹起，掀到了下巴，但鬢角仍有幾滴汗。

蒼蠅走了，洪小姐聞到了一股腥臊味，像久未清理的雞舍猶原在。她趕緊起身去廁所沖洗，努力在手上搓出泡泡。

要小心。偶爾，大弟會來，住隔壁街爾爾，很近。也就剩他們在這裡了。就洪小姐背他去台南，那時有些路段還是石子路，要過二仁溪得上一座很陡的橋。現在一見面就吵。

大弟說洗碗的時候要先洗阿爸的，再洗盤子，最後洗裝湯的鍋子。他用手指這個，這個，然後那個，嘴唇張得誇張，要特別強調洪小姐是聾子。

但洪小姐習慣把全部放在鐵鍋裡一起泡，安欵好，這樣好。洪小姐提高音量，也怕大弟聽不清。

安欵謀好，這樣不好，會得病。大弟的手像跳街舞的少年人，想把他的意思乘上三倍，但仍然是原來的樣子。洪小姐用手指自己的腦袋，用指甲扒頭皮，意思是扒袋。

倒是大弟的孩子知道她。她都叫他阿寶，和大弟小時候一樣黑黑矮矮的。

幹幹幹！大弟吼了幾聲就坐到藤椅上，洪小姐搶去他手上的鍋子。

阿爸只坐在辦公桌前看飯後新聞，玻璃桌墊映出他的影子，幾十年不變都是中視。他沒有皺眉也沒有噴氣，一身白襯衫端坐在董事長椅上，兩腳像銅像直挺挺的踏在兩格磁磚上，這是他面對噪音的方式。

15:37 洪阿麗 我和大弟吵架了又一次 已讀

15:40 林榮彬 不理會他 已讀

15:40 洪阿麗 對不理會他 已讀

洪小姐每早去市場會經過公所，公所布告欄左邊總是坐著

一個自己拔菜來賣的阿婆，洪小姐喜歡光顧，順便下去看租屋的廣告。紅單下面會印上房東的電話，剪成一條一條讓有意的人撕去。洪小姐試著播打號碼，但對方都因為溝通過於費力而放棄。大部分的人也知她是村頭洪老闆的女兒，一個查某人沒家沒業到外頭去，也沒人敢租給她。

15:42 洪阿麗 會再來這裡嗎路竹 已讀

15:44 林榮彬 那一區已經跑完了可能不會 已讀

15:44 洪阿麗 在哪裡上班 已讀

15:46 林榮彬 高雄 已讀

15:57 洪阿麗 我去過很好玩我妹妹也在高雄上班 未讀
推銷員來過之後，她央侄子阿寶幫她辦了一支手機。她突然出現在大弟家門口大叫，阿寶，電信局！

侄子有些遲疑，這個年代還有電信局嗎？她大聲說話的時候嘴角咧得很開，穿過她殷紅的臉頰。

洪小姐花五分鐘穿戴袖套、圍脖、戴上口罩，最後再套進她的紫色全罩安全帽，以時速二十之姿帶著阿寶往大雷達出發。侄子會錯意了，以為她只是要可以寫寫簡訊就好，擅自替她省下行動數據的費用選了零元機。

後來洪小姐又來了一次，手拿一張寫「LIEN」的紙條，這個這個，我要。侄子端詳了一下也是看懂了。

沒網路，侄子雙手一攤，洪小姐聳聳肩，這是啥物？

洪小姐唸不出字的標準音來，侄子幫她全改成手寫輸入。洪小姐細長的食指在揮舞，稜角都頗有秀色。她以往在飼料場

上班的時候常抓緊空檔時間寫紙條給隔壁的女工，頭家看到洪小姐咿咿呀呀的在生產線上寫字，雖然心裡很不快，可曾想讓她進辦公室當祕書抄抄書信才不至浪費那樣的筆跡。

拖完地等地板乾的時候，洪小姐坐在門廊上看雲的顏色漸漸變暗。一整日她沒說到幾句話，現在她急急忙忙的加入一堆聯絡人，大多只是住在隔壁的洪二叔、阿雀洪等人。也還有那天來過的推銷員。

訊息：阿寶回路竹否今晚和爺爺吃飯回答

訊息：沒有，和同學打球 XD

訊息：不懂 XD 這個英文

後來她意外發現麥當勞有網路這個東西，所以喜歡吃薯條。那也不算太鄉下，雞舍正熱鬧的時候還曾有兩座戲院，你不會說有兩座戲院的地方是非常庄腳。但後來都倒了，曾經有一段空窗期無聊的孩子無處去。省道旁蓋起了麥當勞後，孩子才又有一個值得嚮往的神奇的地方。

阿爸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去公園運動，洪小姐等阿爸揮動雙手的身影消失在路底就牽出小五十。總是遇上不同的工讀生，點餐一陣混亂。麵店、肉攤、菜販老闆都早已知道她要什麼，麻煩少很多。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薯條、雪碧、可樂的台語怎麼講，更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洪小姐的版本。耗費一陣力氣之後，她只單點一些小東西，洪小姐覺得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麥當勞冷氣強，她總是多帶一件外套，選一個靠窗的吧檯位置，像一名城市的上班女子。

15:31 林榮彬 在做什麼？ 已讀

15:32 洪阿麗 喝可樂你寫字我歡喜，你呢？ 已讀

15:33 林榮彬 工作最近逼很緊，錢的事 已讀

15:35 洪阿麗 辛苦了平安（附上花朵圖：有苦有甜才是味道，有山有水才是風景） 已讀

推銷員說，他大概在四五歲時候才被發現耳聾，她媽媽是不乾淨的人，也可能是和喝酒有關。但還好機器對他來說有用，這是他的幸運。

15:39 林榮彬 你的幸運呢？ 未讀

時間一到，洪小姐自動歸位，隔日他們也不延續那天未結束的話。阿爸到厝門口時，洪小姐正拿衛生紙沾水，蹲在門檻上擦一雙淺口紅皮鞋。

阿爸雙手拉著脖子上的毛巾，走向洪小姐，想要說一些什麼，又走了回來只自己喃喃。「獅仔鐘去予人拆掉矣。」

紅鞋走過許多地方，皺摺的地方累積一條一條汗垢，洪小姐使盡力氣，越是用力擦越是有白色紙屑。洪小姐嗟嘆唉呀，挑高的天花板也嘆了一聲。

阿爸從綠色的郵箱裡拿出幾本獅子會刊、市政專刊、地政會刊，都是一些免付郵資印刷品，收件人洪齊雄。它們累積在阿爸的辦公桌上，占據了右邊一大半，早就退休了，阿爸還是照常坐上辦公桌，有時間就會翻開它們。有一些雜誌以前得躲藏藏做沒幾期就收了，有一些到現在還按時寄過來。

新的政府推行睦鄰計畫，花了一筆經費整建公園，把掉漆的圍牆、三民主義標語、藍白色牌坊都打成泥灰。獅子鐘也是其中之一。

以往經過公園的人，只要稍微一抬頭就可以看到精神的時針分針，還請洪二叔題了「日新又新」大字，底下嵌落款人洪齊雄。

他把寬鬆的襪子脫掉，摺成小球塞在布鞋裡，走進厝內。洪小姐仍然坐在門檻上，吸飽了氣噉嘴吹紅鞋，黏在上面的細小衛生紙纖維像螞蟻一樣，在這大風中緊抓不放。

阿爸休息了一陣就會去洗澡，洪小姐過去把布鞋裡的襪球收起來，等洗完澡洪小姐也就會把菜都煮好了。

「時間猶原真準。那個鐘。」

天光就要完全離開，只剩一點尾巴在路上跑。洪小姐面朝著狹小的馬路說。

「爸先該吃藥。」

洪小姐已經把日頭傾斜的角度記起來，很少抬頭看時計。等車的時候也一樣，車站天花板的橫樑上懸了一座大大的時鐘，讓人很難不去注意。但她一直眼睜睜的盯看一樣等車的人。車站挑高到兩樓半，和這裡其他建築比顯得寬裕，沒有冷氣也不是太熱。

偶爾，閘門口走出幾個人，那總是在列車停站的幾分鐘之後，有時久久才又走出幾個落單的。洪小姐注意到有些列車上印有ㄅㄆㄇ之類的號誌，卻又不太像。洪小姐看著走出閘口的

人越來越少，感覺到了時間，差點就要去找洗衣籃了。

平時此刻她會到午睡的爸的房間門口，收集爸的襪子、四角白內褲、汗衫。再回自己房間，領起洗衣籃的小單衫、蕾絲內衣褲，一起丟進洗衣機裡。爸的房間不放洗衣籃，他的衣服一件一件掛在門上的掛勾。灰色的洗衣袋裝爸的東西，白的洗衣袋裝自己的。然後去黃昏市場買一些水果，回來再晾衣服。

之前大兄還叫爸去看醫生，弄來一張巴氏量表請印尼看護，爸還沒到那個地步。但阿爸沒有洗過衣服，阿爸可能不會用洗衣機。

請來的看護後來變做幫傭，她叫做什麼，妮蒂吧，洪小姐總是唸不好，台語裡面沒有這樣的音節。妮蒂就是做做家務，好讓洪小姐可以輕鬆。她告訴妮蒂好幾次，這個，這個，那個，那個，斷斷續續的，後來用便條紙寫成厚厚一小本。禮拜五用漂白水洗一樓地板，禮拜一洗二樓……就這麼簡單，兩人的關係簡直是媳婦和婆婆。洪小姐好幾次到街上喊妮蒂，現在回來搗地啦，你不可在爸在的時候拖地請他把腳抬起來。從上個時代以來他就不做這個動作，他是個體面人。但也因為無法忍受不體面，做了更不體面的事。

她想等車還要一小時，回去丟個衣服再回來好了。坐這裡久了如果遇到認識的人要怎麼辦呢？

她把塑膠椅上的提袋舉起來，也沒帶什麼，就一個隨身的皮包，提袋裡面塞了幾件衣服。

她經過穿堂的全身鏡，看到自己被穩穩妥妥的放在兩排

紅字標語中間。很多老車站都有這種鑲在木框裡的全身鏡，有人說是擋煞有人說是整理儀容用。走進車站的人先看到的是自己，兩邊寫一些「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等等的喊話。上面刻十二輪太陽國徽，國徽底下的她的臉，好像好久之前的事。

她特別穿了裙裝，平時這樣是不大方便拖地掃地的。她不特別抱怨自己的樣貌，沒什麼人好講的，同時她也喜歡自己這個樣子。

15:21 林榮彬 很好看 已讀

15:23 洪阿麗 我以前也好 已讀

15:24 林榮彬 也好 已讀

洪小姐呆楞在那裡，嗡嗡的，好像鏡子可以將聲音反射進頑固的耳膜。額頭上的確多了兩條刻痕。平時她在自己的榻榻米房間內照鏡子只開一盞黃燈，現在是清楚了。她習慣性用抬額頭來告訴你：我很生氣代誌大條了。她不知道要用什麼字，嘴裡像塞了好幾口下過雨的爛膏藥在泥地裡打滾。又像是騎車經過雞舍，憋不住氣換口氣時吸到夏天太陽加溫過的糞味。她手握拳對虛空破口大罵。阿爸在辦公桌前還有權狀、文件要看，卻得跟她共在一個廳內。他把手指直立在嘴唇前面，噓。

但她不厭惡自己的皺紋，在她身上反而透漏了某種時間的韻致，她穿著束頸的套裝，裙擺正好在膝蓋底下，一株細瘦有紋路而靈動的樹。

她本來想戴項鍊，但她沒有機會走進銀樓。舊的那幾條她總是以為妮蒂偷了，對妮蒂吐糞一樣的罵，妮蒂偷偷躲在神明廳抽鼻涕。阿爸只徒耳根清淨，最後妮蒂是不得被送走了，對洪小姐來說至少又開始有事情做了。

阿爸早年也曾想過要給洪小姐嫁個丈夫，期待她免除這樣的壞脾氣。同是臭耳人的大弟在近四十時也娶了，很晚，但是還來得及。阿雀洪住在同一條街上，多多少少也有些親戚關係，除了拉保險另外的業務就是做媒人。至少一個正常人，爸這樣託付阿雀洪。

但想不到洪小姐就這樣消失了一陣，阿雀洪只好推辭，有前科難做，硬來好像颱風天前要搶收菜一樣，會自毀聲譽的，還是緩緩。

洪小姐和清波仔沿鐵路一個一個城鎮的向北，在停留的地方找工廠做臨時的工作。其實和留在飼料廠做的是差不多的事，卻得忍受床墊發霉的臥房。一些念頭繞著她，會不會阿爸出門去找她不細意被車撞，總是會有砂石車路過。又或者發病，心臟病中風高血壓，有好多種病。清波仔也沒有怪洪小姐，他自己的確偶爾喝酒。

「就算我們聾啞，也是他們欠的……」

「……我要告他。」阿爸說。

「人返來就好……」阿雀洪說，「天公疼憨人，這算是幸運矣。」

聽到這裡阿爸說不出話來，大家情願以為阿雀洪就是在安

慰他而已。

之後洪小姐又鬧過離家一次，有外地來的投資客在科技學院附近蓋公寓租學生，洪小姐算一算發現用津貼去付還有剩。回家之後跟阿爸說她找到房子了，她主動答應每個禮拜仍是會回來清掃一次。

阿爸問了關於房子的位置、房東的聯絡方式。過幾天洪小姐將要把衣物家具都收拾完畢之時，房東卻說租出去了。

以後洪小姐安安穩穩的在老透天待下來。阿母還在的時候兩人輪流煮飯，阿母做菜的時候就在旁邊發楞觀看。阿母過身之後，剩下的都落在她身上，一天中大部分的時間就在掃把鍋鏟之間來來回回。最長的空閒是午餐之後掃完地到晚餐前的一兩個小時。

那種時候電線桿的影子移到路的另一側，厝內不開燈也可以翻書看字，她從廚房裡拿出蒼蠅拍，守在靠窗的藤椅上，把黃頁靠在茶几上一頁一頁翻。她很喜歡紙頁搨出的味道，像舊時鋪在路兩旁的稻草。她照著分區在腦中把水果店、五金行、家電、雜貨鋪逛過一遍，若發現新開的店家她就把電話和住址抄下來，提醒自己下次出門可以注意看看。

她也會認真的讀完郵筒裡的廣告傳單，讀完之後收在茶几底下，沒有一點參差。眼睛痠了的時候闔上黃頁簿彎下腰去把廣告傳單拿出來。她一張一張對摺，用力把指甲壓在摺線上，然後沿斜對角翻成帽子一樣的形狀，再用兩隻鵝頸一樣的手指

慢慢捏。廣告傳單成了像珠寶盒一樣平順的垃圾盒。這些垃圾盒逢年過節大家回來聚餐可以拿出來放魚刺、雞骨頭、瓜子殼。

偶爾瞥見幾隻蒼蠅停留，她揮出腋下夾住的蒼蠅拍順手了結牠們。雞舍和食品工廠早都空了，卻沒有拆掉，可能是不想多花一筆錢。但蒼蠅沒有跟著走，停在紗門上舔舐，嘴唇像戀人一樣熱烈。惡臭飄散的時候，延平路上的人家才出來掩門，人人都在害怕那些空蕩雞舍的鬼。阿爸半夜偶爾還是會聽到雞叫聲。有孩子不小心闖進籠子構成的都市裡，媽媽洗不去他們身上的臭味。

也有一段時間，警察像原本就長在那裡的香蕉樹企在厝外。風吹過來，窗戶上香蕉樹葉張狂的跳舞，樹葉的影子在牆壁上一樣的瘋，大弟在黑影的籠罩底下哭了。阿爸要年少的洪小姐用甜粿將他的嘴堵住，然後端茶出去給警察們喝。那時她已經聾了，從台南的病院回來，她以為警察在那之後會離開，但是沒有。

阿爸暫時關閉代書事務待在厝裡，只有年少的洪小姐得以出門買菜，她提一整家的飯菜覺得累人，麻袋壓得指尖發麻。但後來麻袋漸漸輕了，她可以有多一些時間從市場散步回家。那樣有一兩年之久，或是更久也說不定。後來阿爸決定好好合作，警察也就眉開眼笑的走了。

有了手機以後，她可以來來回回的按輸入、取消、退出，那樣的時間很快就被耗掉。她花了一個禮拜才學會如何傳照片

給別人，或者說給推銷員林先生。但如果遇上大拜拜一忙起來，洪小姐就常漏掉幾個訊息。隨著日子接近，洪小姐把撕下來的日曆紙依序堆好，用手肘把日子和日子中間的空隙壓平，弄得好像是一本新的日曆一樣。這樣大家回來團圓時她就能在紙上和大家聊天。

她累積了好幾日的已讀不回，林先生在想會不會就這樣結束了。

大家都回來了，大哥、大姊、二姊、小妹、阿弟，還有他們的姐夫，他們的囡仔，囡仔的囡仔。大家圍在客廳的茶几上，洪小姐時常為他人帶來幸運，大家總要跟她去簽彩券，買刮刮樂也要她挑。最小的幾個囡仔站著興奮的抖腳，負責拿錢幣刮開銀漆，像在幫久未洗身軀的老人磨掌皺摺處的銼。

門廳清出了一塊空間，架起了摺疊桌，他們沒有說話各自到該有的位置，往後退、手一拉，就都架好了。餐桌上，大兄、大姊、弟妹都像他們讀冊時一樣排好序，不會有人坐錯。孫子輩沒位置坐，便去客廳電視前面。大姊吩咐眾人切蘿蔔、解凍、洗菜，自己則在鍋鼎前面繫圍裙。年輕的女孩也進來幫忙備料。廚房裡只能騰出一個走道，地上擺了一盆一盆洗好的蔬菜、高麗菜、四季豆、白菜頭。

洪小姐反而沒有位置，在臉盆外轉來轉去，這個這裡，那個那裡。她以為應該是她來掌廚，畢竟跟在阿母旁邊觀看那麼多年啊。她只是筆劃了幾下，又擱收起了手來。大家一邊做事，一邊問你那個現在工作好嗎？交女友了嗎？什麼時候帶回

來看？他們想讓老透天多點聲音。

偶爾他們會問洪小姐：「刨絲器放在哪裡？」

洪小姐開心到有些慌張，箭步到大方櫃前面。佇遮，唉呀！嘴角展開來。

大姊做炒米粉，媽的手路菜。爸的假牙不斷摩擦滑潤的米粉發出刮黑板一樣的聲音。

也有新的人來加入飯桌，洪小姐為他們盛了一碗炒米粉，夾幾片烏魚子。他搖著頭說，不用了，不用了。

「還是媽炒的好吃。」大姊說。洪小姐跟著笑，離了塑膠椅，拿著筷子指指點點，吃這個啊，好，吃那個啊，好。大兄手揮了一下，像趕蒼蠅。但是洪小姐還是伸手夾起了一把炒米粉，不讓其他人有拒絕盛情的機會。

大家習慣每年一樣的炒米粉，也沒有人要看洪小姐寫字。

洪小姐用車站的免費網路發出了訊息。

13:15 洪阿麗 收到信了 未讀

13:16 洪阿麗 要出發坐車 你已不要講 未讀

信裡面寫的無非是一些肉麻的話。他一直在想為什麼她不回覆他的訊息，現在想要她在身邊，可惜這麼晚才遇到她，彷彿洪小姐看的那些娘家、春風望露。還有他們公司的營運狀況一直很糟，認真的很糟，挨家挨戶推展的效果非常有限，生活辛苦。如果她能借他一些錢，十萬也好，那真是件好事。

收到信後的洪小姐早該知道這一天會來，她必須事先思

考。騙子不會寄信的，至少她這麼認為。洪小姐可以讀唇語，所以她上街買菜買衛生紙應付的來，但她不懂得人生這兩字的意思，所以沒有辦法拿它來當藉口。

批信裡說他決心離開高雄，去北部找一個機會，重新開始。他原本住的公寓的家具都不要了，只有機車會託運到北部去，所以會亟需一筆錢，並希望她匯錢給他之後去找他。信的結尾還提醒她，寄件人那邊寫的就是他新住處的地址了。

曾經她也很會討價還價，所以她和清波仔跳上了一班北上的列車，一路上兩個人的手都靠放在扶手上。忘記誰搭在誰上面的了，但都不覺得這樣的姿勢不舒適。

月台在南下北上兩股軌道之間，中間沒有機器驗票，偶爾才有站員會在那裡剪票，以前搭車可以從鐵柵欄的開口跳下去。站台大概半個人高，跳下去重力使得腳不得不彎曲，身體弓起來。踩在道碴和枕木上時，總帶著加速的心跳，喀啦喀啦的行過那停不下來的軌跡。

鞋跟踢在軌道上，發出鐵琴一樣好聽的迴響。她很怕那雙紅鞋的鞋跟會卡在碎石縫之中。到時候就算想要把陷入的那隻腳提起來，反而會讓另一隻腳越是陷下去，想到這裡即使她不在鐵道上，也有同樣快的心跳。

這十年來重新搭了一座通月台的天橋，鋼柱鋼板赤裸裸的暴露在外面，和小村莊的形象不是很相符。洪小姐不用再擔心在碎石縫隙中無法自拔，也不用為了爬上月台將裙子掀起來。

但洪喜郎還是一樣跳下軌道，踩過石頭，走上月台，趁列車還沒來時去變換號誌。有囡仔想要這樣做，卻被他吹哨子阻止了。他們羨慕洪喜郎，囡仔們也想得到一塊墊在鐵軌的石頭。

在鐵道中央甩著帽子的時候，洪喜郎看見洪小姐停在天橋的樓梯上。很多人都反應過天橋階距太高了，尤其是那些去城裡買禮盒或乾貨的歐巴桑們。但洪小姐的表情似乎和買票時不太一樣。

飼料的玉米粉發酵過，卻能產生肉食久置的氣味。這股氣味形成了風，把洪小姐的裙擺吹起來，那是一件有皺摺的雪紡。洪小姐戴了一頂綁了絲帶的草帽，她把手伸到眉前，很像是要看遠方的火車，也像是和風拉扯那頂帽子。

洪小姐的父親來找洪喜郎的時候，他很是驚訝。「我確實是把票賣給伊，但是伊可能毋坐上車。」

也許阿爸再回去的時候，洪小姐一如往常的在門檻擦拭紅鞋。

他記得她在天橋上停了有一些時間，然後列車鳴笛了，他得前去轉換指示燈。他就看到她只是把手不重不輕的放在帽緣，一直沒跑起來，可能會來不及搭到車。

洪小姐在天橋上看著銀色列車慫慫無聲的接近，軌道震動，道碴震動，鋼筋做的天橋也震動。

蒼蠅聞到了黏膩的汗味而糾纏不清，洪小姐只是舉起手給它氣流的提示，要它能離開多遠，看它能離開多遠。

那一年尾牙她抽到了一台傻瓜相機，是當時的大獎，同事們眼裡都露出欣羨，其他女工想用稍微便宜一點的價格跟她買，她說不。她去街上買了一卷富士底片，藏在包包裡面。到站後，清波仔叫她站在閘口，那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就是一排漆成紅毛土顏色的鐵欄杆。底片有限，不像手機拍照得以如此揮霍無度，洪小姐謹慎的微笑起來，把帽子摘下，雙手和帽子扶在小腹上，兩腳很典雅的交叉。

天橋震動，洪小姐的雙腳和胸口也感受到了。不快不慢的低頻，越來越明確，越來越響，有節奏。

拍完照之後，清波仔叫她哼一首歌，她一開始說不要，講話都講成這樣了。但清波仔堅持無論多麼難聽難懂都哼一首吧。

「火車行到伊都啊嘛伊都——」她不自覺的唱了童年的一首歌。列車從底下進來了，整座天橋都在共鳴，喀啦喀啦的響，洪喜郎聽不見了。即使信上的住址可能是假的，她也要看火車能帶她去哪裡？

高雄獎〈路竹洪小姐〉評語

胡長松、楊佳嫻

〈路竹洪小姐〉是一篇書寫小鎮人物悲喜命運的小說，題材看來常見，手法卻極為細緻而現代。小說的主角洪阿麗是一位因病耳聾的女子，母親過世後她長年成為家裡的主要家務勞動力，不過，家人並不怎麼關心她，她在家裡很落寞。洪阿麗幾次「出走」，遇上一個男人，和他離開了小鎮，或曾想著要獨自租間房子，最後都不成功。直到她偶然遇上一位同樣也有耳疾的推銷員，他們從筆談到通 Line，逐漸累積了再次「出走」的勇氣。推銷員寫來的情書還附帶希望得到洪小姐的資助，這也許是個騙局。但是，困守路竹多時的洪小姐還是想試試看不一樣的人生，想看火車能帶她去哪裡。

本篇小說傳達出小人物的生存意志，主角雖然耳聾，仍企圖與世界保持溝通，還有追求自由與愛情的努力。洪小姐的形象，亦可視為長年為台灣重工業發展而犧牲健康的高雄城市的象徵，以及近年來奮力追求美感與自由精神的代表。全篇主要敘事是從主角接到推銷員的信，到她去到車站的這段時間之間，利用精密熟練的插敘和倒敘法建構起來，且把

主角的意識自然地滲透進敘述裡面，絕不說教，技術高超，且文字饒富詩意，甚得壓縮與暗示的奧妙。同時，也充分地描寫小鎮風情，甚至帶進一些具象徵性的畫面。就各方向來說，都是一篇讓人驚豔而高水準的作品。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 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6/11/14（一） 15: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第二會議室

評審：李敏勇、胡長松、曾貴海、楊佳嫻、蔡素芬

（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林美秀、劉百苓、

陳娛如、《聯合文學》雜誌周玉卿

紀錄：姜呈穎

攝影：紀竺君

評審委員共同推選蔡素芬為主席。

會議內容

高雄獎由本屆小說、散文、新詩及臺語新詩四組獲獎的十二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先圈選心目中的二篇佳作，共選出七篇作品進入決審。獲得三票的有一篇，兩票的一篇，一票的五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一票	〈光之穹頂——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曾貴海)、〈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李敏勇)、〈柴山 e 血——228 口述史 -- 裡 e Takao 婦女〉(胡長松)、〈正港南方〉(蔡素芬)、〈招羅漢腳仔〉(李敏勇)
兩票	〈最熱的時光〉(曾貴海、楊佳嫻)
三票	〈路竹洪小姐〉(蔡素芬、胡長松、楊佳嫻)

經過評審討論後，未獲圈選作品無評審爭取，主席決議就選出七篇作品進行討論。

〈光之穹頂——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

曾貴海(曾)：入圍的六篇作品都有高雄性，這是高雄獎的宗旨。〈光之穹頂〉是互文性的文本，使用美麗島站的公共藝術的元素——水、土、火、光，展現生命輪迴的原則，而城市也是一樣。作者用這樣的元素創造高雄文本，產生交流與對話。第一段描述海港，高雄從日本時代開港，有水才有港，有了港才有之後的歷史軌跡。再來是土，代表生長。殖民地歷史因為戰後最重要的事件——美麗島事件產生翻轉。光與火則描述城市的轉變與發展，作品裡的時間包含歷史背景以及未來。我欣賞的是第二部分，描述美麗島事件：「至痛無聲，我卻聽見／歲月闌暗的轉角，在淚的澆灌下／一株不受命名的小花，悄悄／張開雙翼，懷念圓環那夜／行蹤成謎的腥羶——與吶喊」。作品最後描述城市變遷過程裡東西會毀滅，會

消失或重生。但因為高雄有全台灣都沒有的愛河，透過愛和河流圓夢，所以城市重生。雖然收尾稍快，但敘事圓滿。

楊佳嫻（楊）：我非常同意曾醫師唸的那段，非常好。但作品裡有很多意象在八〇年代的詩作裡太常見了，如：海洋般的傷口、島嶼巨大的痛等等，並未給讀者很大的驚喜。

蔡素芬（蔡）：〈光之穹頂〉利用義大利藝術家的設計分為四個區塊，用水、土、光、火組構這首詩，概念上滿好的。但歷年在讀詩作、散文或小說時，有很多不斷書寫美麗島事件的作品，但卻不容易看到有突破性的創意表現，反而只看到歷史上的事件不斷被利用、被書寫。有時候會想是不是因為「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讓創作者一定要套這個主題。但是如果沒有新觀點、新切入點，重複書寫這個主題沒有新鮮感。閱讀的時候，尤其是「火」的部分，我覺得收起來應該要很強，但我沒有辦法對作者所組織的意象產生感覺，心理沒有太多感動。

曾：評審好幾屆了，每次談到美麗島的作品都沒得過獎。因為美麗島就是高雄，高雄就是美麗島，這是解嚴以後的象徵。確實，寫美麗島事件好像是占便宜，大家講的沒有錯。但作者把高雄的元素用比較含蓄的方式呈現出來，非常具高雄性。因為美麗島事件的敘事從來沒有得過獎，所以我還是投它一票。

〈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

李敏勇（李）：這是臺語詩組的第一名，在看高雄獎的時候有點困擾。這個獎項跟分類比賽，獎金的差距不太合理。從第一次的高雄獎評審我就希望也許高雄獎可以由各類評審委員推薦高雄特色的書。如果依文類來分，新詩作品比較難獲得高雄獎，這是難題。這首詩用鋼琴和大提琴交織台灣的歷史和地理，從音樂的樂序跟本質，對台灣的情境做遠視，非常有高雄性，有台灣性跟南方性，蕭泰然也是高雄出生的作曲家。這是不錯的台語詩，雖然在高雄獎的競逐中相對於較弱，仍然推薦他。

胡長松（胡）：這首詩我無選是因為伊恰高雄的關係應該愛閣較強。這首只有講著聽蕭泰然的音樂的聯想，若共題目內底的蕭泰然三字提掉，就看袂出是咧寫高雄矣。因為佇詩句內面無直接具體來寫出高雄的物件，雖然是南方精神，毋過無具體的连接。

楊：我也覺得作者寫得太寬泛，好像想鑄造屬於台灣的馬賽進行曲。作品想講的是台灣史觀，跟高雄的關係因此削弱，在此觀點下比較不支持。

蔡：這是我滿喜歡的一首詩，包容的東西非常多，試圖把山

川、日月、天地、農作、植物都包容進來，真的是一首交響曲！但這樣的做法感覺是把所有可以容納的都包進來，跟其他作品比起來，這首詩其實台灣元素比較強。

曾：歷年來我在評選時，寫人物、藝術家的作品因為可參考的文本性太強了，除非有比較特別的創作，不然我比較不考慮。最常見的人物書寫就是鍾理和。這次新詩裡也有另一首寫蕭泰然的作品，一樣寫得很不錯，不輸這一篇，也沒入圍。

〈柴山 ê 血——228 口述史 -- 裡 ê Takao 婦女〉

胡：這篇有伊的話題性。進前有針對 tsit 篇寫寡看法矣（編按：見該篇評審感言），伊是較草根民間的歷史，有伊珍貴的所在。這首詩是歷史的敘事詩，咱會當去注重。台語的語言也真順。針對二二八事件，咱的書寫猶 siunn 少，閣一方面，咱一向對女性佇歷史內面的認知無夠。尤其佇男性的主流社會之下，這是有意識的女性書寫。伊的書寫本身就是重要的行動。

楊：我原本也是想選這首。但我是散文組的代表，沒有選散文好像說不過去，心裡想投的是〈路竹洪小姐〉和〈柴山 ê 血〉。喜歡這篇一部分是因為我小時候常往柴山跑，對這個題材有感情。另外是台語敘事很生動，動詞用得很好。作者有帶出歷史的反省但並未說教。這樣的題材要忍住不去說教很

困難，作者在這方面做得還不錯。這類題材好像整體來說比較少被寫到，在文學題材中不管是二二八事件或者底層女性的聲音都是比較難看到的。這篇的高雄性質也很強，這篇我滿支持的，大家可以考慮。

曾：這篇我看很久，災難如果是人為的、歷史的，寫出來我覺得都是消費。這是歷史的陳述，沒有說出來其他的東西。

〈正港南方〉

蔡：在選高雄獎的時候，我會選擇談現代的作品。〈正港南方〉是很年輕的寫作者寫的，他寫從南部到北部念書後所遇到的北部人在討論南方的人的感覺。他所說的南方雖然都沒有講明是高雄，但文中提到的地理是高雄沒錯。一般講南方通常是台南、高雄、屏東，高雄作為大城市，也是南方的代表。作者有提到的北部、中部的人到南部來只是走馬看花，體會到的南方是馬路很大、太陽很毒。但這篇散文很自然地告訴我們，生長在高雄的孩子所感受到的南方比大家所講的南方有著更細微的東西。比如即便教室裡有冷氣，學生還是浮浮躁躁的，因為要考試、要往北邊走，要去北邊看看世界。他所描寫的細微處帶有生活感，是南方人的南方。這篇能打動我，讀了有同感。散文有個優勢是要描寫這些元素時可以直指，不像小說，最後要歸到人，散文可以處理人和物，處理

對立方的感覺。這篇帶有很強的高雄元素，我讀起來可以感受到青春的高雄，青春的南方。當離開南方後，如何跟其他人講南方，除了冬天的暖陽和炎熱的夏天外，我們的南方跟一般人所見的南方有什麼不一樣？這篇雖然語言簡單，但敘事並未偏離主題。很多人生在高雄也對這個地方不太了解，離開之後才覺得該多探索些，作者所表現出的態度很真誠。這樣的作品要有很細微的體驗才能寫出，這篇我非常欣賞。

胡：不是很喜歡這篇，它是離鄉的人在寫高雄，有種疏離感，我自己不太喜歡。高雄獎的作品可以悲傷但應該要是飽滿的，有疏離感的作品讀起來比較空泛。雖然有生活實體的點綴，但我覺得都到這個年代了，談高雄談南方卻沒有談到人文歷史或政經脈絡很可惜。這些內容以現在的寫作而言應該很自然就會寫到。寫個人的生活經驗的作品說是高雄文學有點站不住腳。

楊：這篇是散文的第二名，散文組評審時有個有趣的現象，評審都拿這篇跟〈最熱的時光〉比，三個高雄人沒有投這篇，非高雄人反而非常喜歡。這篇我覺得是前段的作品，但沒有給非常高分主要原因是有點太細碎了。長松比較嚴厲，但我稍微寬鬆了點，因為感覺作者明顯是年紀很輕的人，後來也證實是大學生。剛去臺北讀書的人寫出來的作品就是這種感覺。你到什麼時候才會想去了解家鄉歷史和政經脈絡？有些人是要等離鄉後慢慢摸索，要花點時間才能了解。作者以後會如何發展我不

知道，不過這是他以現在學生的能力和視野所寫出的作品。這種帶有學生感的文字有些人會被打動，但有些人無法被感動。

〈招羅漢仔〉

李：tsit 篇是小說，有家庭歷史內底一寡女性的形影。有 tsit 個問題是焦吧年不是佇高雄。他有南方性、台灣性，高雄性可能無。我讀的時候感覺真有意思，所以選 tsit 篇小說。

胡：除了伊無高雄性，我感覺這篇無真完整，以我家己寫小說的經驗來看，親像是長篇抑是中篇小說的起頭部分。

〈最熱的時光〉

佳：這篇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好處顯而易見，布局、細節、打鐵，自己的生命歷程和父親的生命歷程，職業的沒落等等扣合得非常緊。缺點是太熟練，設計感太強，看到作品元素搭配時沒有意外的感覺，可以大概猜出後續的發展。設計感過強，以至於削弱我們在閱讀散文時期待讀到的自然、生活實感。作品裡透過太多設計感的方式呈現，某些地方有些做作。主題上可能也受到前幾屆散文組得獎作品的影響，圍繞著重勞動的、體力的、沒落的行業，這幾年很多作品都往這個方向來寫。這篇可能也是這個脈絡下的創作。

曾：這個作者應該是高雄中學的學生，蹺課去打撞球。這個場景是真實的，我也蹺課被教官抓到過，他寫這個不完全是設計出來的。主題是人與人之間離散的時刻，社會、傳統產業，比較勞力的產業面臨時代挑戰時求生無門，所以會產生離散。離散就像撞球一樣，每個人都會進袋。雖然是設計，但是用撞球象徵人與人之間的改變，每個人都尋找自己的袋，進到袋裡去。這篇高雄性很強，經驗也不完全是設計。

蔡：這篇在散文組應該有很好的成績。文字比較熟練，有文學質感，帶著節奏感。作品描述鳳山打鐵街沒落，父親被迫轉業，對作者而言很痛苦。這篇講的是逝去，打鐵工業逝去，父親被迫轉業。自己也因為成長所以不再與打球的朋友聯繫，用回憶談逝去。拿這篇跟〈正港南方〉比，高雄元素更低。鳳山打鐵街的敘述非常嫻熟，也談到跟朋友情感因為時間而疏離，父子間關係也有些疏離。隨著時間過去，他回頭看過往，才能看清楚。作品裡沒有檢討，只是感覺某些事逝去。以內容而言比較單薄。

〈路竹洪小姐〉

胡：我寫了千字評語，技巧太好了。這篇寫的是路竹小鎮裡的悲情命運，主角是因生病而耳聾的女子。父親事業失敗且犯罪，因此當主角弟弟發高燒，但家門口有警察父親不能出門

時，她帶弟弟出門看病但自己也感染後耳聾。因母親過世，她長年兼母職，最後兄弟姊妹都離家。家人們在家時都吃她煮的飯、受她照顧，但沒有人關心她，她只是默默的奉獻給家人。以前洪小姐曾經在飼料廠工作，遇上男人，離開小鎮，倆人為了生活跑遍各個城鎮，但她最後卻一個人回來。主角也曾經想要獨立，但還是沒能離家。後來遇上帶有耳疾的推銷員，與推銷員筆談了一小時，之後她知道手機可以手寫通訊而買了手機。直到推銷員寫了一封信，表明需要她資助一點金錢，主角毅然決然到車站。就算這可能是場詐騙，她還是要看火車能帶她去哪。作品在意義上是可以傳達小人物生存意志的小說，主角雖然耳聾但仍不斷的要與世界保持溝通，她以紙筆溝通，或者以手機訊息溝通。這種在生活的掙扎裡仍具備犧牲奉獻的美好人格，很令人感動。主角雖然受困於生活中，但她還是願意追求自由與愛情，人物形象相當出色。洪小姐的形象與高雄一直以來犧牲健康奉獻給重工業的精神，以及近年來追求藝術文化發展的自由精神連結，我想是非常恰當。技巧上而言，主要的敘事是主角接到信到車站的這段時間，但整個故事就在這段時間之中，用非常精密的倒敘、插敘建構，同時把主角意識滲透進故事中，敘述中使用的台語是主角耳聾之前學的台語。整篇作品沒有說教，敘事技巧非常高超。透過這樣的敘事法，把人物從外表到內在，展現得淋漓盡致。在場景的描寫上，味道、店鋪、火車進站的的震動感，耳聾的人感受火車進站的聲勢等等，作者都

充分描寫，甚至帶入象徵性的場景，比如從頭到尾都在飛的蒼蠅。總結，小說的技術精緻、扎實而誠懇。很難得看到那麼不錯的作品。散文〈最熱的時光〉也不錯，但分量差太多了。這篇寫到整個高雄社會的經濟面，底層人物的辛苦，錢賺得不多，但又掙扎著要站起來的精神。就像即使洪小姐的生活很艱難，她還是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愛情，非常的感動。

佳：這篇小說讓我重拾讀現代小說的樂趣，近年來一直有文學家疾呼可讀性高的小說，也就是敘事滑順，讀者不需要參與太多的小說。這篇不是讀第一次就可以搞清楚被折疊過的時空，讀者有時候在洪小姐的心裡，有時候在外面，有的時候是俯瞰，有的時候跟洪小姐一起處在那小小的閉鎖的家中。在這過程中我們看到洪小姐屢仆屢起，想要去看看外面廣大的世界。一篇小說要引導封閉的人物往外闖時，愛情是最好而有力的安排，因為嚮往，人物才有力量。很多好處長松都談過了，此外作品裡也有很多小設計非常好，比如 Line 作為溝通工具，聊天時還要加上長輩圖，作者也標出已讀未讀，非常符合現實中的狀態。在 Line 的對話中看得出洪小姐期待與對方交流。雖然這些對談看起來好像不太深入，只是簡單的問候，但對沒什麼朋友的洪小姐而言已經是進到她內心的深刻交談了。作品裡講到小鎮火車站的鏡子，兩邊寫著標語。小鎮車站裡只有站長一人，忙得不可開交，但他是全鎮的核心，因為知道全鎮人的出出入入。這些小小的細節，

都非常的動人。讓我想起小時候到原高雄縣的親戚家時，只是瞥過但長久留存的印象。文字有些部分是詩的語言，通過壓縮的方式，暗示或帶出更大的東西。這一向是詩的技巧，也巧妙運用在敘事為主的作品中。

蔡：長松跟佳嫻都講得很多，我講些小細節。作品裡非常有畫面感，從小說剛開始，耳聾的洪小姐看電視節目，郵差一喊掛號，鎮上其他洪小姐都跑出來。作者製造很有趣而幽默的效果，但這其實很悲傷。作者帶著旁觀的角度寫，淡化事情，淡化中又有重量。洪小姐小時候背弟弟去看醫生，對弟弟而言是多大的恩情，但長大後弟弟會跟她吵架，她也默默接受了。這些描述細微但貼近人情，有時候人情就是這樣冷冷暖暖的，一點恩惠別人不會記得，遇到這種事情也就只能認了。還有剛剛提到的 Line，最後的未讀顯示事情很嚴重，隱藏詐騙風暴。這篇是近年來比較不容易看到的作品，有畫面感又有故事性，語言以輕鬆活潑，旁觀者的角度去寫。我們看過太多小說作者放入過多情緒，這篇沒有。

曾：早上重看〈最熱的時光〉和這篇。第一次讀會覺得有點鬆散，但後來認真看了很感動。這篇的好處剛剛都講清楚了。長松說的這句話我深有同感：這個人勇敢的面對生活裡的情境，不放棄。任何事情用平常心接受，活出自己的生活、世界，不只是幫人做事，她也安排自己的事情。評過這

麼多次獎，這篇確實是非常出色的小說。對這個作家我有期待。雖然敘事有些亂跳，但很生動。最後沒有投的原因是：拿掉標題的「路竹」，這樣的故事在每個地方都可用，高雄性不一定存在，高雄的形象可能要再補充一點。但在小說的範疇，這些素材可以寫到如此，我很感動，也會期待作者。

胡：我補充。我感覺高雄性嘛是有。當然伊無去講一個闊較大的高雄意象，毋過路竹的車頭，路竹的街仔路，路竹的倚家是有的。用轉喻來講，主角的情形，一生奉獻無求回報，闊拍拚追求自由美麗的愛情，恰高雄真相像。以前到今的重工業汙染，高雄奉獻一生予台灣的工業發展，咱這馬嘛愛追求家己的美麗矣。

蔡：他寫車站的站務長，我們也看到路竹小鎮的感覺，一個站務員從頭到尾兼顧。地方性很強，高雄那麼大，包山包海，題材寫城市也要寫鄉村。



決審投票

評審詳細討論七篇作品後，共同決定分別以三、二、一給分的方式，得分最高者為高雄獎得主。結果如下：

類別	作品名稱	曾貴海	李敏勇	蔡素芬	胡長松	楊佳嫻	總得分	獎項
小說	路竹洪小姐	3	2	3	3	3	14	高雄獎
臺語新詩	柴山 ē 血 228 口述史 -- 裡 ē Takao 婦女			1	2	1	4	
散文	最熱的時光	2				2	4	
臺語新詩	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		3				3	
散文	正港南方		1	2			3	
新詩	光之穹頂 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	1			1		2	
小說	招羅漢腳仔						0	

主席宣布二〇一六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由〈路竹洪小姐〉獲獎。